

被

主编：谢大光

果树巷散文丛书



耽搁的遗忘

郁笛◎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果树卷散文丛书

被耽搁的遗忘

郁笛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耽搁的遗忘 / 郁笛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9

(果树巷丛书)

ISBN 978-7-5306-5524-5

I. ①被… II. ①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981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226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序

谢大光

对于新疆来说，文字的抵达似乎更为艰难。这里到处都能激起表现的欲望，人们难得心无旁骛，跋涉常常止于中途。

第一眼看上去，新疆的美几乎一览无余，毫无悬念。天山的雄奇，喀纳斯的灵秘，帕米尔的冷寂，伊犁草原的彩色嬉闹着铺向天际……每当旅游季节，新疆就把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让自己的姣好有目共睹。于是，随着旅游的兴盛，关于新疆的文字也日渐热闹起来。这些文字和它们的作者一样，来了又走了，像一阵风，没有留下什么。“当美成为大家都能认识和理解的东西，就应该避开它。”这是作家周涛的告诫。周涛在新疆生活、写作了几十年，他说的是实在话。

我有过三次浮光掠影的新疆之行，每一次都感觉又熟识了一些，却似乎更陌生，越是走近她，困惑越多，游移越甚，终是未能着笔。我现有的语言无法触摸到她。这是怎样一片土地！绿洲偃着沙漠，草原贴着雪山，生与死，闹与静，丰饶与贫瘠，炎热与酷寒，绚烂与单调，坦诚与险诈，这些截然相反的物象情态，奇迹般地携手并存，在极度不和谐中呈现着祥和、安宁。读《大唐西域记》，像“沙石流漫”“风雪奋发”“飞沙雨石”“四远茫茫”和“稼穡殷盛，花果繁茂”“泉

流交带，气序和畅”这样近乎两个世界的词语，在玄奘的笔下，总是联袂而出。造化炫技，历史传奇。克孜尔千佛洞保存着打开敦煌奥秘的钥匙，尼雅、楼兰、小河墓地埋藏着世界四大古文明交汇融和之谜。然而，生长传奇的土地依然敷演着俗常恬淡的生活，夏雨冬雪，春种秋收，见怪不怪，处乱不惊，朴素平和得让人低下头来欣赏，正像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五本书，被冠以“果树巷”的散文丛书。

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位作家的散文集：丰收的《西部人间》，虞翔鸣的《含蓼集》，曹平林的《行走的记忆》，郁笛的《被耽搁的遗忘》，曾秀华的《白色》。

阅读这五部书稿，我怀着敬意。当下文学式微，文坛寂寞，以人的内心世界为关注点的散文，有幸成为一种奢侈。真的散文，哪怕只有三两千字，往往需要用毕生体验，熬着心血去经营、浇灌。按照经济学投入产出比的标准，绝对是得不偿失的行为。如此“傻事”只有追求精神富有的人，才会乐而不疲。我视五位作者为同道。尽管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生活轨迹，却共同成长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块沃土。兵团襟怀开阔，文化包容，在高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大旗下，汇聚着四方八面的乡风乡情乡音乡曲。好水出好女，杂食养硬汉。他们在生活中无愧于土地，在文字中无愧于良心，扎深根，说真话，才得以结出今天的果实。散文是宽容的，又是挑剔的，文字的表现尽可多样，总以透出作者的真性情为上。五位“果树巷”里人，有的相识多年，有的素未谋面，真正的认识还是从他们的作品开始。

丰收的才干是多方面的，如果不是钟情于文学，他的人生会有多种成功的选择。即以文学论，十八般武艺操之在手，皆有建树。得益于创作实践的多方面尝试，丰收的文字大开大阖，收放自如，大处着眼，细处着笔，眼观六路，情动于中，叙事论理多用史传笔法。他的写作状态常是忘我的，性情完全投入其中，敢爱敢恨，执拗而又快意。《宿星滩》，一个初涉社会的青年，对于“文革”期间底层生活刻骨铭心的记忆，苍凉中勃动着雄性的悲壮。几个普通农工的形象刻画得鲜活可亲，在大漠昏黄的背景上，闪出人性的光芒。写到社会政

治生活的变迁，轻轻一句“季节转换，生活原本的内容觉醒复活”，简洁准确而富有张力。《石头河子》为一座军垦城市作传，首先关注城市的灵魂。“这是一种建筑精神：城市是市民的城市，尊重老百姓的传统习惯，城市也就有了独具个性的文化品格”。为了厘清城市的脉息，作者刨根问底，穷事究理，从一串串老旧的地名中，挖掘出玛纳斯绿洲屯垦文化的深厚底气。集子中的一组特写，选材和角度体现了作者前瞻的眼光。丰收说：“我的家乡有160万平方公里，辽阔极了。如果发现不了雪野深处的草原发现不了浅草远，看的茸绿，那只怪自己有眼无珠。”“置身生活的斑驳陆离，我时常感到温热的地气通心透腑地上涌着。”这就难怪读他的作品，会有一股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虞翔鸣和我是同行。几十年的编辑生涯，成就了他文字中的书卷气。一阅《西域屯垦辞》，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更多的时候，老虞是内敛的，哲思重于抒情。“每个人，每棵树，每粒沙子，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是构成这个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认识到这一点，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自己的序跋文字中，面对年轻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我们应该学会珍惜。珍惜生命，珍惜友情，珍惜你的父母、爱情、孩子，当然还应该珍惜文学，珍惜它的纯洁和高尚。森林不会因为有点污泥浊水而死亡，文学会由于自身的高贵而永生。”对于作者，他是宽厚热诚的引路人；对于自己，他是一个近于严苛的解剖者。“我不是一个有多少天分的作家。……不过我自恃写得还比较诚实，许多篇什里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一个荒野里的追寻者。”《片羽集》就是这样一部“荒野里追寻者”的自传。它丰厚驳杂的内含既得益于作者的生活积淀，也得益于多视角跨文体的实验性写法。在斑驳、断裂的画面后面，涌出圣洁般单纯，宛如冬日黄昏雪后的阳光，凄美中透着温润。

作为拓荒者的后代，曹平林的写作体现着一种责任。他的童年和兵团的童年交织在一起，在共和国初建的日子里，见证了创业的一代人，在荒漠上艰苦卓绝而又波澜壮阔的劳动场面。他说：“没有哪代人能在这短短几十年间经历得如此

丰富多彩。历史在这里仿佛被浓缩了。我们收获了太多太多的胜利和喜悦，也经受了太多的挫折和痛苦。正是这胜利与挫折、幸福和苦难构成了我们跌宕起伏、大开大阖的精彩人生。”可贵的是，他的回忆保留着一个儿童纯净的目光，不以“意义”作为记忆取舍的标准，许多日常细节和趣味为同代人的回忆所忽略，显示出独有的价值。“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曹平林的回忆散文可以和兵团历史相互印证。

丰收、虞翔鸣、曹平林的散文，像是沙漠上的梭梭花，“一朵不起眼的小花，它的主根也要深入地下几十米。”宿星滩，老湖沟，五家渠，是他们在兵团生活的土地上打下的深井，经历越久，井水越甜，越养人。相比之下，郁笛和曾秀华属于较为年轻的一代。“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他们的成长赶上了注重个性的变革时代，记忆的历史留下更多私人的痕迹，文学开始回归本来的质地。他们的写作，有着自己的优势和难度。

郁笛是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感情如此脆弱的男人，是极不适宜像我这样早早远离故土而一个人闯荡世界的。”他需要在写作中整理充满矛盾的内心，纾解对于母亲和故乡的依恋。也许，诗歌在给予安慰的同时，又放大了他的离情别绪，他转而向散文寻求安宁。命运总是爱捉弄善良的人。母亲的离逝，家庭的变故，迫使他面对严酷的现实。他竭力挣扎着，渴望保有心灵的柔软：“竹篮里的水，也应该是水。我们留不住那些清澈之物，我们在自己的篮子里，尽可能多的挽留一些命运的‘湿意’吧”。郁笛是内省的。我喜欢他在乌鲁木齐的冬夜里，在飘着雪花和微风的深夜，敞开心灵的拷问和自白。他说这是一个人和自己的对话，“在被文字打开的过程中，体验寂寞的芬芳也体验被书写的命运。”而作为“他者”的我们，在静静地倾听中，也会体验为坦诚感动的暖意，肝胆相照的交流。郁笛的散文也有对于生存环境和他人的观照，“作为一个生活在新疆的异乡人，除了新疆广大的‘美景’，我还需要用我自己的跋涉，来表达一个异乡人内心的苦难与喜悦之外，总是这些不同处境的新疆人的命运，是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得以感知生命隐痛的最敏感的物象。”只是这部分文

字有些过于匆促，缺少必要的沉淀。和诗歌相比，散文有自己的时间维度，需要多一些耐心和从容。

优游，是曾秀华散文最显著的特色，这是内心生活状态的自然流露，像伊犁草原上的羊群，雨后湿漉漉的野花野草。她善于将难以言状的感觉具象化，让读者触手可及。她这样描述病床上的感觉：“手术结束后，很多手像玉米叶那样垂下，将我从白色的光焰中抬出。”“大量的令人恐慌和无助的线条，以及嘈杂的声音，它们合力撕裂我的身体，好像还发出锦缎破裂或者荷梗折断的脆响。”更多的文字，她留给了记忆中的童年。“我的童年，还有那些发生在这所为阳光拥抱的屋子里的所有故事，早已融入我的血液，让我在行走的路上，有一种温暖时刻陪伴。”一家六姊妹，成长中的烦恼，窘困中的乐趣，种种调皮、促狭的行状，和着亲昵跃然纸上。对母亲的怀恋是曾秀华散文中最感人的部分。《归去来兮，我的母亲》，通过十六天的扫墓行程，仿佛循着母亲的足迹走了一遭人生，体味到平素不曾有的感悟。生命在思念中浓缩，文字也现出不同以往的境界。生活的变故是写作最好的老师，随着阅历的增长，单薄自然会充实，稚嫩自然会成熟，无需刻意的约束，因为他们还年轻。

某种意义上，兵团的散文创作也正年轻。沃土初垦，良种已播，向生活扎下的根，托举起向天空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果树巷”的延展、繁茂，是值得期待的。

2009年8月28日于津门

第一辑 寂静无边

无边的寂静在远方等我	003
问水帕米尔	005
石头上的城堡	008
黄昏穿越乌帕尔乡	011
盖孜村上空的乌鸦	014
一条狗在旷野里吼叫	017
一根缰绳在孤独地奔跑	020
赛尔亚，抖地毯的女孩	022
黄水河大桥浩荡的芦苇	025
悬崖边的火焰	028
转身，一次沙漠里的行走	031
这个夜晚我闻见了青草的味道	035
我望见了风，那些落叶中的盘旋	038
一棵树的荒原	041

第二辑 往事纷繁

一地月光	047
在疼痛中疗伤	050
朝向背面的阳光	052
盲目的幸福	055
灯影里的故乡	058
竹篮里的水	061
需要多么长，还需要多么远	064
一个目标也没有的大方向	067
看看谁还在黑夜里逗留	070

- 072 雪地上的脚印凌乱不堪
074 冬至这一天有多么寒冷
077 怎样的平安夜
080 这些夜晚的雪
083 为什么一定要失魂落魄
086 夜色还乡
088 漆黑的山路
091 老娘泪
095 寻找父亲
100 被包裹的“谎言”
102 北漫溪
105 飞翔的石头
109 泥泞的河滩
114 一腔鼻血
118 家有老娘不远游
122 麦秸垛
125 怕狗

第三辑 时光絮语

- 129 被耽搁的遗忘
132 熟悉而陌生的表情
135 深秋别处
138 北方之雪
142 南方的眺望
153 如果我可以说一声再见
156 时间的边界
159 小人物的嘴脸

凌晨的寂静与黑夜	162
午后的时光	165
我熟悉这夜色里的风吹草动	167
早晨在另一个方向等我	169
另一个上午	171
当夜晚遭遇无眠	173
春天的影子	175
夜雨江南	179
病毒性感冒	182
公交车上，两个民工的对话	185
自行车女孩	188
春天的书房	191
夜读王族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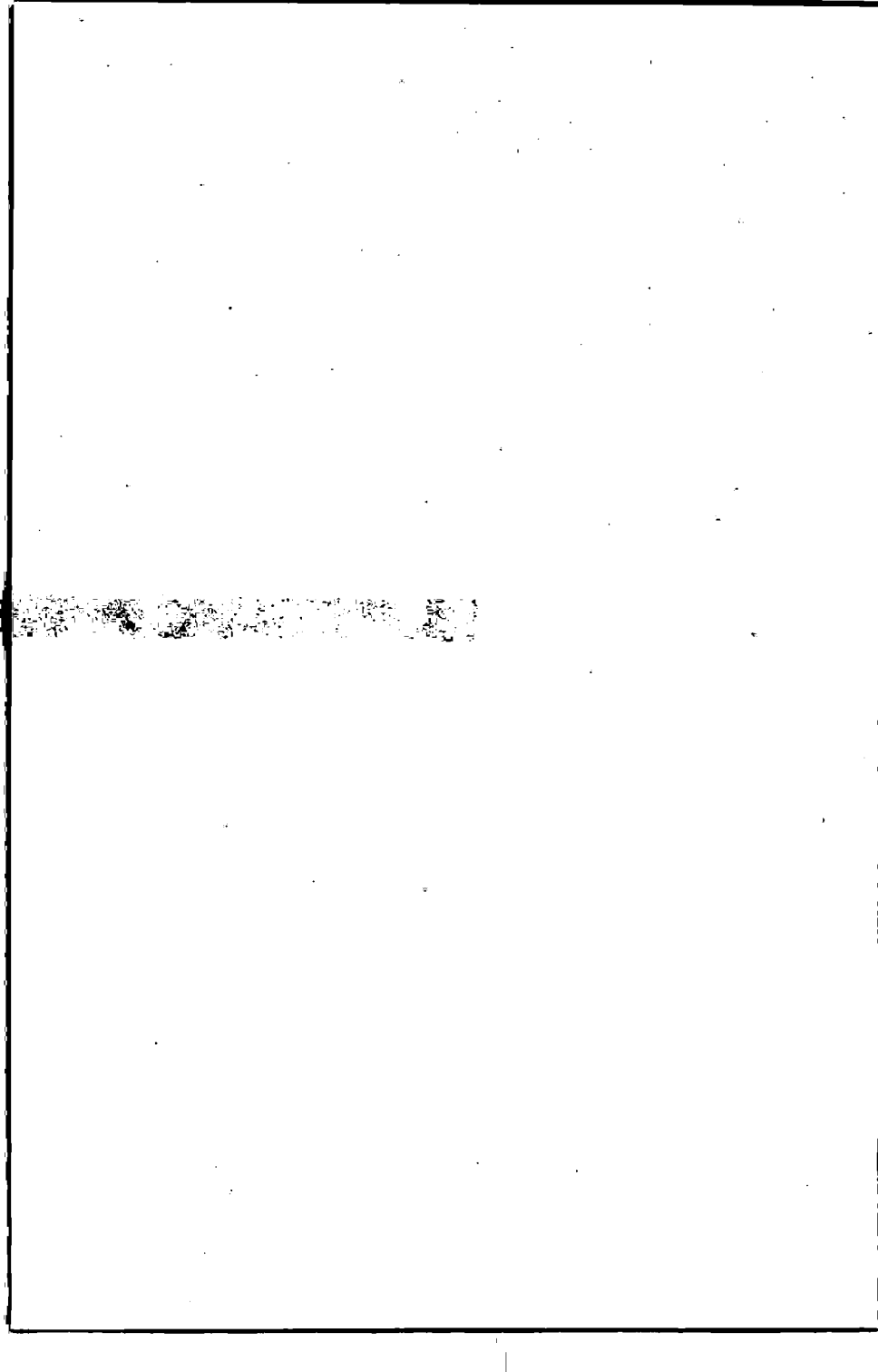
第四辑 雨夜芬芳

潮湿的天空	199
适意的遐想	202
雨夜的芬芳	205
阅读的启示	208
休眠的方式	211
男人的思念	214
生命的低述	217
过去的苦难	220
深处的阳光	223
无言的歌者	226

第五辑 寂地枯雪

- 231 眼泪已经流出
233 散步
236 秋风中的隐喻
239 怎样的美丽才更加危险
241 女人的智慧与智慧的女人
243 拯救与自慰
246 寂地枯雪
249 师部牛屎
253 水的北湖
257 望了一眼窗外
260 假如我是一个瞎了眼的人
264 感激与敬畏
266 斜阳古城乌拉泊
269 走马川行白水涧
273 亚心瞭望
- 277 后记

第一辑 寂静无边



无边的寂静在远方等我

无边的寂静在远方等我。这一句话是我坐在黑夜中的小车里，从帕米尔赶往喀什的路途中想到的。因为连日的奔波，也因为贪图路途中的阳光和旷野美景，一次又一次停下车来，在冰冷的河水中洗濯疲倦，也因为，雪山、峡谷，巨大的冰面，裸露的河床，迎面而来的雪山倒影里，一只鹰的翅膀擦亮了寂静的天空，所以迷醉了归途，预定中的行程，只能一推再推。

终于到达了黑夜。南疆的旷野上，除了黑夜，和车窗外的原野里一阵又一阵的风声，此刻我已经听不到自己的心跳，我一个人，把目光伸向黑暗中的旷野，在车速和沙石的撞击声里，那些时间的颗粒，犹如针芒，击打着我呼呼作响的耳膜。

所有的人，都陷入了黑暗中的沉寂。无语有多么可怕，而任何一点声音，又显得如此多余，只有车轮在时间的黑暗中，无声地转动。多么寂静的远方，现在只剩下了沉沉的夜色，大幕一般落了下来。

往事般的沉寂呀，我已经是一个舍弃了一切的人，在如此陌生的远方，归途或者故乡，都是那么遥远。我想到了那些追随了一生的苦难，那些心灵中的祈祷万水千山，你在此

刻的黑暗里，是否听到了我无声的叹息。

这是真正的旷野的黑暗，黄昏刚刚在一片残血的夕阳中坠落下去。接下来，我还不能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多么漫长的时间里到来，我只想一个人，享受旷野的黑暗和寂静。那巨大的山谷中，水，或者风留下的痕迹，就像刀刻斧凿的历史，她们停留了一百万年，或者更久，而我们依然把自己称为时间的过客，像一群小丑，停下来，撒了一泡尿，或者照相。这是多么滑稽的事情。可是几乎所有的人，除此之外，已经不知道还能够做些什么了。

拥有这样的旷野和黑暗，我不知道自己已经沉陷在巨大的幸福之中，我的思乡和可怜的个人苦难，再一次扑面而来，她们此刻，像一群乌鸦般占据了 my 视野，我想，在这样的旷野上，我必须敞开自己的伤口，让这些陌生的黑暗来缝合，已经足够长久的伤，在时间的疼痛中，在黑暗里，是否已经接受愈合的事实。

接下来，还有多么长的路要走呀，你一个人悄悄地逼近了事实的真相，看见了那些伤害般的山水，和高海拔的缺氧，你气喘吁吁地告诉了那个山口，那个洁净如同贫穷一般的山顶的雪，垂落下来，在明亮和午后的阳光里，快如闪电。

还有树木吗？夜色里的灌木和丛林，沿着车窗外面的寂静在延长和生长，在平缓的大路或者街道两侧，村庄也已经掩去了背影，那些拥挤或者争吵，在可以想象的炊烟中一层层退却。

怎样的生长，使我望见了停留在千万里之外的那个故乡的村庄，就像此刻的亲人，从往事中走来。

这一刻，乡风扑面呀，无边的寂静，在黑暗中的远方，等我。

2008年12月12日23点54分拾柴居

问水帕米尔

那天，我们在喀什的“朦胧夜色”里，早早地打点好了自己的行装，我们就要出发，去往一个神秘的地方，穿越海拔和阳光的高度，朝着太阳的方向，我们都在自己的心底，埋藏着各自的秘密。

此去喀什，一个最为重要的任务是要去一趟神秘的高原——塔什库尔干。这也是我多年来在新疆大地上行走，遗留下来的不多的地方了。而初冬的天气，显然又增加了此行的担忧和莫名的隐忧。据说，往年一般到了这样的时候，当地一般是不会安排客人上去的。一是海拔太高，许多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无法适应；二是天气太冷，怕上山的路结冰打滑，行车不安全。

而无论如何，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好在天公作美，我们来到喀什的这些天里，一直都是晴空万里。

就像我要抬头看见的一张脸，喀什噶尔的初冬在车轮飞动的广大的原野上，是一张怎样灿烂的脸庞！阳光还需要在怎样的挥洒中，来完成一次心灵的朝拜呀？

当我们的车终于到达了喀喇库勒湖的时候，风也终于